

中国神话改编电影中的音乐表现研究

栾潇潇

(青岛电影学院 文学系 山东 青岛 266520)

摘要:通过研究神话电影的发展历程与不同创作理念下的风格入手,论述了电影音乐如何在中国传统神话故事改编电影中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展现民族风格,同时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的时代特色和原创力量,通过具体影片分析了新时代下中国神话电影中电影音乐的视听传达及文化表达作用,提出在电影创作中要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精髓,在多元文化环境下力求突破和创新,坚持民族化的故事内核,传递民族精神价值观,中国传统神话改编电影才有更远更广的道路。

关键词:神话故事;民族文化;电影音乐

中国神话故事历史悠久,题材内容极为丰富,无论是小说文本还是影视重述,都有着巨大的资源宝库。这些神话故事让电影艺术更加充满奇幻色彩,在提升电影的视听感受的同时,也将蕴藏在神话故事中的中华文化内涵更深刻地表达出来。在中国传统神话改编电影历经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电影中的音乐也有着耀眼的表现,不仅是助力电影表达的手段,更可以作为文化内涵表现的一个缩影,在不同的创作时期与影片风格的嬗变过程中,影片音乐也不断进行着发展变化。

一、“中国学派”中的神话电影音乐

中国的动画电影题材大多取材于传统神话故事,第一部大型有声动画电影《铁扇公主》的故事内容就是取材于神话小说《西游记》中的部分章回。而提到中国神话故事改编电影,首先想到的便是“中国学派”中的动画电影。“中国学派”指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末期,由老一辈动画艺术家们创作的一批极具民族特色的动画作品”。^[1]尤其是在60年代成熟期之后,产生了众多经典作品,在音乐创作上也极具风格。

总的来说,在“中国学派”动画电影所展现出的民族风格的框架下,作曲家们的音乐创作也充分体现了民族性,在旋律和调性上吸收我国传统民族音乐,编配上也更多采用民族乐器,还特别运用戏曲元素和地方民歌,共同组成了鲜明的民族化的视听体验。例如同样取材于神话小说《西游记》的动画长片《大闹天宫》,这是“中国学派”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通过孙悟空反抗天庭的故事,实际上表达的是反对专制、抵制压迫的主题思想,反映了当下年代的时代精神。在此中心思想下,音乐中京剧元素的运用正是这一斗争精神的生动表现。影片中大量的打斗和展示武艺的场面都运用京剧的念白与武打场面的戏曲锣鼓点,以这种特殊的韵律与风格,配合动画画面的节奏,展示激烈的武打场面,表现孙悟空神勇无敌、爱憎分明的形象。另一部经典作品《哪吒闹海》继续借鉴了《大闹天宫》戏曲的表现手法,例如在哪吒闹海这一情节中,伴随着画面中哪吒在海中翻腾与打斗,戏曲锣鼓点紧密且整齐,节奏与画面的激烈程度相得益彰。在之后的哪吒复仇段落,也完全使用了京剧武场的锣鼓点,还运用了大量响板和倒板等戏曲板式。在鲜明的民族色彩基础之上,作曲家还融入了西方音乐的个性新鲜元素,在哪吒自杀段落先是以管弦乐器表现情节场面的悲壮与激烈的内心冲突,随后以二胡凄婉无奈的旋律将哪吒自杀后的悲痛情绪推向高潮。

回顾“中国学派”中的神话电影音乐,“最根本的是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和传统戏曲的积极引用与借鉴,这种创作风格主要源自

中国传统艺术中对审美意象的主观感悟与追寻”,^[2]通过对民族音乐中的曲调、节奏演唱方式等因素进行借鉴与改编,将传统神话故事所蕴藏的东方哲学用鲜明的民族色彩音乐加以升华,具有极高的中国传统美学的视听表现力,展示出中华民族内涵和精神。

二、新神话主义叙事下的电影音乐

数字媒介向来是当代神话资源转换的重要途径。20世纪末以来,在世界电影范围掀起了“新神话主义”的文化浪潮,在新兴电子技术的推波助澜下,借助于电子技术和虚拟现实的推波助澜,建立新的神话叙事体系。在此背景之下,中国的神话电影创作有着民族化特色与时代特色相结合的新探索。《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白蛇:缘起》、《姜子牙》等影片都是基于民族化内涵,重新创作新的神话母题,无论是剧本创作、神话角色与形象上都体现出现代审美与当代精神,实现了艺术与商业性的平衡。

2015年的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就是将民族题材与现实题材完美结合在一起,用新的思路展示了从《西游记》改编拓展而来的故事内核,以原始角色设定演绎新时代的社会思想,赋予了从《西游记》到《大闹天宫》再到《大圣归来》的新的神话生命力。整部影片也在音乐的表现上体现出了这时期的文化创新力。首先在民族音乐元素的整合利用上,影片巧妙地使用了民族管弦乐合奏曲《闯将令》、《小刀会序曲》,这两首带有鲜明民族音乐特性的音乐在以往的影片中多次出现,经过长期的程式化的使用,甚至可以作为孙悟空威风形象的典型音乐代表,可以简明地向观众传达情节的内在含义。音乐的民族性还体现在民族乐器的引领地位与民族曲调的运用上。在影片开场处,特别强化了极具特色的唢呐,第一时间确立了孙悟空的形象与影片的精神基调,并在多处使用了古筝曲、琵琶曲和京剧来进行剧情的烘托。而影片的现代精神则通过诉说孙悟空心声的两首歌曲《从前的我》和《勇敢的心》传达。孙悟空深入人心的经典形象和熟悉的故事剧情在这部影片当中融入了新的人物设定,更加符合现代社会对于自我的战胜与找寻的价值内涵。影片中两首歌曲在风格、节奏、情绪上各不相同,但都是人物在面对不同境地和抉择的自我表达,是心灵的外化,也是中心思想的深化。

2019年的《哪吒之魔童降世》与《大圣归来》一样,都是神话故事IP改编的成功之作。影片以全新的角度和观点对“哪吒闹海”这个源自于神话小说《封神演义》的故事进行重述,对角色身份和角色关系进行重塑,以哪吒和敖丙为双主角发展交叉叙事,充满了亲情友情,讲述个人成长与自我救赎、人定胜天的抗争精神。《哪吒之魔童降世》既有好的故事结构、创作立意与人物设计,又通过

配乐上的突破创新,传递了独有的文化内涵,塑造了全新的叙事空间与文化氛围。^[1]为表现神话故事的传统韵味和文化语境,影片音乐传承了民族音乐文化,充分运用传统民族乐器与京剧元素,也通过使用西方交响乐等多远艺术来诠释全新的叙事风格。为了一改往日观众对哪吒的传统印象,影片在视觉设计创新的基础上,在特定情节中使用西方摇滚音乐来表现哪吒的乖张与玩世不恭,快速为观众建立新的鲜活形象;在展现魔性时则以民族乐器唢呐和西方电吉他与西洋管弦乐合奏,极大地突出了性格张力与正邪相交的矛盾。而在诠释另一主角敖丙的人物形象时,以中国传统乐器二胡为主旋律,同时配以西洋管弦乐器,曲调上则是传统民族五声调式,塑造了敖丙温润的人物形象。将我国传统音乐精华传承发扬,同时对西方音乐元素进行创造性的借鉴的多元化电影音乐,在此类影片中越发赋予了传统神话故事以文化底蕴和新的视听体验。

《白蛇:缘起》也是一部贴合“新神话主义”创作理念的动画电影,以民间神话故事《白蛇传》为原型,对故事情节进行了全新的创作。影片的主题基调以爱情为主,在叙事中传达出了两性关系新时代的文化价值观。在音乐上区别于前文所提到的以大场面与激烈打斗为主的孙悟空和哪吒IP影片,而是对情感的深化表现更为突出。例如最后的断桥相遇处,带有观众熟悉记忆的、飘渺清亮的歌声缓缓响起,出自于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的插曲《青城山下白素贞》进行了新的演绎,将影片整体伤感柔情推向高潮。片中的主题曲《何须问》也令人印象深刻,出现在小白即将魂飞魄散的情节处,同样空灵梦幻的人声,不乏哲思的歌词,哀婉惆怅的情绪唱尽男女之间的悲情,与剧情完美契合,引人入胜。

三、东方新魔幻风格下的电影音乐

魔幻电影这一类型在世界电影范围并不新鲜,源自于神话故事的原始土壤,人物和场景也来自于神话故事,形成一个新的魔幻世界。除了大受欢迎的好莱坞西方魔幻电影外,中国内地电影的东方魔幻类型片也曾盛行一时。2008年的神话电影《画皮》在影片营销中最早提出了“东方新魔幻”这一概念,“指利用影视动画、特效等当代影视技术手段创作具有东方文化背景和强烈视听感官刺激的魔幻影视作品。”^[4]试图以新技术营造中国式的魔幻风格,实现我国神话电影的全球化传播和东方文化的有机融合。而2012年的《画皮II》则在故事情节上对人性有更深层的思考,主题更具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的价值观,电影音乐的创作也呈现了东方韵味和魔幻气息。神话电影具有强烈的地区或民族特色,在音乐和乐器的选择上也说明了东方的地域性,例如取材于《聊斋志异》中画皮的经典故事情节“换皮”部分,配乐中演奏主旋律使用的是民族乐器马头琴,苍凉又低回哀婉的音色拉奏长音旋律,配合画面呈现出这一离奇震撼的场景。片中的爱情主题经过多次处理以不同乐器进行演奏,而民族乐器古筝在此处更具东方风情。影片还运用人声哼唱来进行音乐形象和情感的表现,空灵而幽怨,以蒙古长调音乐中的“抖喉”歌唱技巧,为场景增加了浓厚的神秘而苍凉之感。

周星驰导演的《西游降魔篇》带有浓厚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片中不但充满了魔幻色彩,还有着真实的残酷感,将黑色幽默运用得炉火纯青。故事和人物架构虽脱胎于《西游记》,但主角换成了驱魔人陈玄奘,以收妖降魔为故事发展脉络,完全解构了原著中大众对主角的固有性格,赋予其更具人性的现代特质的张力。影片从开场的独具民族特色的吊脚楼到朗朗上口的民谣儿歌,立刻将观众

带入了传统的东方民俗当中。而主角陈玄奘演唱的《儿歌三百首》用的是影片《大话西游》片尾曲《一生所爱》的同曲,熟悉的曲调配上直白和看似搞笑的歌词,实则蕴含的道理和深意不言而喻。这首曲调再次出现时在段姑娘月下起舞的情节处,清凉的月光下朦胧飘渺的乐器,深情的歌唱与舞蹈,为影片增添了些许浪漫的感情色彩。除此之外,影片还选用了《小刀会组曲》、《闯将令》、《东海渔歌》等惯用于西游题材影片的民族器乐曲,传承了经典音乐文化审美的同时,给这个古老的神话以奇诡瑰丽的色彩。

中国魔幻电影渐渐走进世界观众的视野,如何通过音乐来体现东方文化味道,让音乐兼顾东方韵味与魔幻魅力,是创作者们不断探索和努力的方向。东方魔幻的探索创新以故事为根基,用视觉和技术为手段,配以同样深具传统音乐内涵和现代之感的音乐,中国的东方新魔幻电影还将开辟新的时代。

四、总结

中国神话故事是我国民族特色的重要表现方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提出要从中华文化资源宝库中提炼题材、获取灵感、汲取养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思想、艺术价值与时代特点和要求相结合,运用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进行当代表达,推出一大批底蕴深厚、涵育人心的优秀文艺作品。^[5]这就需要电影创作实现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及创新转化,还要做到本土文化对异域、异质文化的吸收与整合。

电影艺术和中国神话资源的融合创新,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民俗特色在全球化电影背景下的发展策略,它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从简单讲述淳朴的神话故事到如今精彩纷呈的现代艺术。电影音乐在影片中所起到的明确民族化身份和多元音乐资源的融合共进而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拓展了中国神话电影中民族文化与民族音乐元素的融合表达,以及多元化音乐风格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统一。要坚持传递民族文化价值观,依托民族自信和中国精神的价值观讲好故事,才能是中国神话改编电影在世界电影之林中有更强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参考文献:

- [1] 陶奕霖.“中国学派”动画电影音乐的艺术特点研究[D].杭州:杭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 [2] 郑艺,钱今帼.中国20世纪动画电影音乐创作述评(下)[J].电影文学,2012(8):47-48
- [3] 戚化怡.中西合璧又古今一体——《哪吒之魔童降世》配乐的传统与突破[J].电影评介,2020(16):83-86
- [4] 王阿蒙.东方韵味 魔幻气息——《画皮II》电影音乐分析[J].中国音乐,2014(4):237-240,251
- [5]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http://www.gov.cn/zhengce/2017-01/25/content_5163472.htm

作者简介:栾潇潇(1988—),女,山东青岛人,硕士,青岛电影学院文学系播音主持教研室主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电影音乐。

2020年度山东艺术科学重点项目青年专项《中国神话电影音乐研究》(项目编号:QN202008013)结项成果。